

浦东的甜芦粟

□薛莺

夏天的夕阳带有热烈的温度穿过农家院墙，姆妈的身影在田埂上晃动，镰刀轻挥，一根青翠的甜芦粟已被斩落。她熟练地把叶子剥去，用力一“额”，“啪”的一声芦粟从中间凹断开来，她将中间最甜的那几节去了硬皮递给我——那一刻，被时光封存的童年甜味裹挟着暖意汹涌而来，仿佛我还是那个在夏夜里啃着甜芦粟的孩童。而眼前的植物，正是浦东人舌尖上流转百年的风物：甜芦粟。

甜芦粟并非甘蔗旁亲，其学名为“糖高粱”，实为高粱属的变种。它茎秆实心含糖汁，外形与高粱相似，却以汁水清甜取胜。至于其名，在浦东乡音中常被唤作“芦粟”，崇明方言则称为“芦稭”。川沙靠近东海，很多年前，我家往东还有芦苇荡。即便是现在，每到春天很多小河里也会长出很多芦苇，芦粟的“芦”取自其形似芦苇的高挺茎秆，略带盐碱的沙质土壤，反而孕育出比别处更清甜松脆的茎秆。而“黍”“粟”等后缀，则是因为芦粟籽的外形，跟古时称粟的小米的形状有点类似吧。

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感冒生病一般都是用刮痧等方法解决。勤劳的姆妈每年要种很多芦粟的另一个原因，是我们本地有一句俗话说：“芦蔗田头种，郎中绕道走。”芦粟，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天然食品，更是一味味道可口的“药”。据现代科技分析，芦粟具有生津开胃、健脾通便、清热解毒等健康益处，同时富含碳水化合物、膳食纤维及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B族，能刺激唾液分泌，改善食欲不振；可促进肠道蠕动，缓解便秘；能缓解口干舌燥、咽喉肿痛等暑热症状；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和骨骼健康。

甜芦粟的馈赠远不止于滋味。它的籽穗红褐饱满，晾干后扎成扫帚，扫过老屋的砖地；剥下的硬皮与嚼剩的渣滓在晒场上堆成小山，成为灶膛里噼啪作响的好柴火。一株植物被生活拆解到极致，毫无浪费——这是农耕智慧对自然资源的温柔敬意。

夏天的夜里，一阵阵清凉的微风吹过，虫鸣交织的院子里，大脚盆周围堆满已经被妈妈一节节“额”断的青翠的甜芦粟。全家人围坐，先把外面一层软的外壳剥去，然后就是“戟”芦粟皮了。这是一件考验人的活，用牙齿小心地咬住芦粟头最上面一点点的硬皮，用刚刚好的力气把这一截硬皮撕开，手指千万不要去碰到被弄开的光滑的薄薄的外皮，否则

快如刀戟的外皮就会把手指割破。大概这也就是我们本地人把扯去青皮的这个动作称为“戟”芦粟皮了吧。母亲小心地把一节“戟”净皮的芦粟杆递给年幼的妹妹，此时淡绿色的芦粟杆是非常脆的，一口断下一截，用力咀嚼甘泉般的汁水涌入口腔，化解了一天的暑热。

如果不小心被芦粟皮割破了手指，就找到根部的那几节，芦粟皮外面那层白白的粉用指甲抠下来，据说可以止血。小时候反正都是这样做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科学。

吃芦粟除了去皮需要牙口好，几根芦粟嚼下来，也会腮帮子酸。妈妈像外婆，她们牙口都很好，记得那时还健在的外婆九十多岁时，仍能笑着嚼动这脆甜的茎秆。那些年，姆妈年年会种很多芦粟，扎好几捆，踩着自行车送到外婆家、阿姨家。

记得前年，我跟她一起去地里“斫”芦粟，我气喘吁吁地扛了十根往家走，她跟在后面说：“这些年力气小了，上次你阿姨来，是她帮忙弄回家的。”我就借机跟她说：“少种一些，我也吃不动，种那么多累人。”她说：“芦粟夏天吃一些总是好的，城里人稀罕这些东西，你不吃就送朋友，放冰箱再拿出来很赞的。”一捆芦粟斩好，那些挑剩下的，卖相和质量没那么好的，还有“稍稍头”和根部就成了晚上姆妈的加餐了，她还说：“你们都不来家吃了，我一个人就可以吃一脚盆皮和渣。”

今年门前枣树缀满青果，阳光穿过枣子熠熠闪着光，我举起手机找角度拍了几张照片。母亲佝偻着背，一节节“额”断芦粟。

当我收起手机，低下头来，她递过来2根已经“戟”了皮的芦粟杆。70多岁的姆妈的手指节微曲着，像一截被风霜磨砺的老枝，这双布满了皱纹和老茧的姆妈的手，曾经给我十岁的妹妹小时候“戟”过芦粟皮；也给我现在已经20多岁的儿子小时候“戟”过芦粟皮；现在，她给我这个年近半百的大女儿“戟”芦粟皮了。

那一瞬间，甜芦粟不再是简单的消暑零嘴，它化为母亲指尖的温柔，无声诉说着：纵使儿女鬓生华发，在她眼中仍是需剥皮去刺的孩童，所谓“有妈的孩子就是宝”，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那清冽纯粹的甜意，混合着植物特有的，熟悉得令人心尖发颤。这冰凉沁甜汁水漫过味蕾的芦粟已经不仅是芦粟，我尝到了比芦粟更甜蜜的滋味——那是来自姆妈的宠溺，那份一直在的温情。

难忘军营，难忘军营里的军歌嘹亮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军营里，天天有嘹亮的军歌相伴。

我是到了军营才知道，有一种歌曲，叫军歌；军歌中有一类歌曲，叫进行曲。进行曲是根据军人行军的步速谱写的歌曲。在军营，只要有集合，就会唱军歌，即便是最小的集合，班会会前也会先唱一首歌。行军时也唱军歌，行军路上唱的军歌，都是进行曲；一边走路，一边唱歌，步速与节拍一致，步伐坚定有力，歌声整齐响亮。每次唱起军歌，总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着军人特有的铿锵、厚重与血性。

军歌嘹亮，最震撼人心的就数“拉歌”。只要有两个单位以上的军人集合在一起，就会出现拉歌。拉歌是军营里最常见的一种娱乐方式。凡当过兵的都会拉歌。

拉歌既具挑战性，又具鼓动性。要想拉友邻单位唱歌，必先自己来一首，这就是挑战，也是底气！队伍刚集合完毕，自己奋勇当先，引吭高歌，一曲唱毕，便理直气壮地拉友邻单位的歌了。一旦出现拉歌，在场的每一位官兵的情绪就会迅速而充分地调动起来，个个热血沸腾，人人意气风发。拉歌口号及唱歌声，气势磅礴，声震云天！这一时刻，一种最令人难忘的体验就是，歌声中有一

军歌嘹亮

□俞富章

种极具冲击力的集体力量感！个人的声音淹没在集体的声音中，却又在集体的声音中找到归属感，每个人的心中不由自主地涌起一股绝不服输的倔劲！

我初次知道拉歌是在新兵连。那天，排长把全排战士集合在一起，说今晚全连要拉歌，以排为单位，现在我们先练一练……因为都是新兵，不仅拉歌没有拉过，而且军歌也才学会没几首。当晚的拉歌，热闹是热闹的，还不是很熟练，不过这已让我初步体验到了拉歌的激情与气势。

新兵连结束到了建制连，每周有学唱歌的。老兵中藏龙卧虎，人才济济，尤其是来自城市的老兵，笛子、口琴会吹，二胡、小提琴会拉，教军歌教拉歌，更是小菜一碟。半年一过，我这样“五音不全”的新兵，会唱的军歌也多了，也会跟着拉歌了。

每周有一晚看电影。看电影是在营部的操场上，全营的官兵都集中在这里。驻地渔民也可以来观看电影。唱歌拉歌便成了电影开映之前必有的环节。连与连相互拉歌，场面十分火爆。看电影时的拉歌，不仅令官兵情绪高涨，还波及到了前来观影的渔民，他们为拉歌官兵振臂助威。拉歌的呐喊声，如惊雷，似号角，滚过操场，穿透云层。

军歌嘹亮

□高艳

样样懂，让自己从“门外汉”变成“全岗通”。

那几日到景东县大朝山镇彭家村上党课，对挂包户走访慰问，听取联系点党员的意见和建议，给了他太多感触。听同事说，过去彭家村的路是最难走的，算是真真实实地体验到了。以前车进不了村，更进不了宅，如今通过脱贫攻坚，加上乡村振兴局、交通局挂包联系，相比过去已经改善了很多。

从挂包户家出来，借着点点星光，来到彭家村村小组活动室。听说上海干部来了，乡亲们都非常兴奋，烟也递过来，茶也早泡好了……提起路，村民们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，没有路，摩托车、小型机械上不了山，那么多耕地茶地都荒着让人着急。张锋平瞅着眼前的老百姓，他们真的很朴实，想法也简单实在，致富的心思也很迫切。他和凤龙热情地回应着大家，会尽最大努力解决大家提出的困难。

走时，他买了一些散茶、小饼，也算是扶贫消费，多少也是一片心意。后来，张锋平又三

参加过一次全师的大会，会议在师部大礼堂举行。会议开始前，拉歌便开始了。先是一个连一个连的拉，后是一个营一个营的拉，几百号人的拉歌声，唱歌声，声浪似澜，气贯平川，排山倒海，吼破苍昊，力透九寰……如此盛况，令参加会议的首长也感动了，记得大会开始时师长说：“今天的会场，军歌嘹亮，士气高昂，好得很！军人就是要这样的精气神！”话音未落，礼堂内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

拉歌时唱歌，选择唱什么歌很重要。词要上口响亮，曲要明快有力。像那些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打靶归来》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《咱当兵的人》等等都是常唱的歌。

拉歌拉歌，还要会拉。拉歌有很多鼓动性强的口号，如“东风吹，战鼓擂，要拉歌，谁怕谁”“某连唱歌好不好，好！再来一个要不要，要！”“一二三，快快来；一二三四五，我们等得好辛苦；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们等得好着急”等等，这些拉歌口号人人都会喊，但是要喊得有节奏，喊得有鼓动性，喊得被拉的对象不得不唱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
军歌嘹亮，是军营特有的文化，体现的是军人的士气、力量、品质和性格！在军营生活过的人，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军歌嘹亮的日子。

普洱的夜晚

□高艳

进彭家村，主要为了解决路的问题。

援滇一年多，他走过了9县1区60多个乡镇，可谓日行百里。上山下乡，考察带货；咬定青山、引智引资。想到第一次项目交接和工作换防的伤感，第一次业务培训和项目对接的茫然，第一次与素未谋面的结对家人在宁洱“跨年”的感动，第一次作为“好物推荐官”做客美丽的那柯里直播的激动，还有一场场见面、座谈、各种欢迎仪式，让他深深地感受到普洱人民的淳朴和热情。“既然来了，就不能白来，更不能留下遗憾。”他抬头望了望那轮照着他，也照着上海父母家人的月亮，顺手理了理头发，感觉有些长，该剪发了。想起刚到普洱时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理发店，这里没有明显的路牌，各种建设主体分不清东南西北，这就是山区的特点。那天晚上，夜色也很好，退却了一天的燥热，他东兜兜西逛逛中，在建设巷看到一家“反时针”理发店，就走了进去。想到这，张锋平蹬上自行车向“逆时针”方向骑去。